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龍圖公案 第九十三則 屍數椽

話說世間事情都盡分上，越中叫做說公事，吳中叫做講人情。那說分上的進了迎賓館，不論或府或縣，坐定就說起。若是那官肯聽便好，笑容也是有的，話頭也是多的。略有些不如意，一個看了上邊的屋聽著，一個看了上邊的屋說著，俗說叫做僵屍數椽子。譬如人死在牀上，有一時棺材備辦不及，將面孔向了屋上邊，今日等，明日等，直等到停當了棺木，方好盛殮，故叫屍數椽。那說分上的，聽分上的，各仰面向了上邊，恰便是僵屍數椽子的模樣。以此勸做官的，決不到沒棺材的地位，何苦去說分上，聽分上，先去操演那數椽子的功夫。話休煩絮，卻說東京有個知縣，姓任名事，凡事只聽分上，全不顧些天理。不說上司某爺書到，即說同年某爺帖來，作成鄉里說人情，不管百姓遭殃禍。那說人情的得了銀子，聽人情的做了面皮，那沒人情的就真正該死！不知屈了多少事，枉多少人。忽一日聽了監司齊泰的書，入了一個死罪，舉家流離。那人姓巫名梅，可憐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竟屈死了。來到陰司，心上想道：關節不到，只有包老爺。他一生不聽私書，又且夜斷陰間，何不前往告個明白。是夜，正遇包公在赴陰牀斷事，遂告道：告為徇情枉殺事：生抱沉冤，死求申雪。身被賊官任事聽了齊泰分上，枉陷一身致死，累害合門遷徙。嚴刑酷罰，平地陡起冤地。挈老攜幼，良民變作流民。兒女悲啼，縱遇張遼聲不止。妻子離散，且教鄭俠畫難如。只憑一紙書，兩句話，猶如天降玉旨。哪管三番拷，四番審，視人命如草芥。有分上者，殺人可以求生；無人情者，被殺寧當就死？上告。

包公看畢大怒道：「可恨可恨！我老包生平最怪的是分上一事。考童生的聽了人情，把真才都不取了；聽訟的聽了人情，把虛情都當實了。」叫鬼卒拘拿聽分上的任知縣來！不多時拿到階前跪下。包公道：「好個聽人情的知縣，不知屈殺了多少人！」任知縣道：「不知知縣之事。大人容稟，聽知縣訴來。」

訴為兩難事：讀書出仕，既已獲宴鹿鳴之舉，居官赴任，誰不思勵羔羊之節。今身初登進士，才任知縣，位卑職小，俗薄民刁。就縉紳說來，不聽不是，聽還不是；據百姓怨去，不問不明，問亦不明。竊思徇情難為法，不徇難為官，不聽在鄉宦，降調尚在日後；不聽在上司，罷革即在目前。知死後被告，悔當日為官。上訴。

知縣將訴狀呈上道：「要聽了分上，怕屈了平民。若不聽他分上，又怕沒了自己前程。因說分上的是齊泰，乃本職親臨上司，不得不聽。」包公聽了，忙喚一卒再拘齊泰來。齊泰到時，包公道：「齊泰，你做臨司之官，如何倒與縣官討分上？」

齊泰道：「俗語說得好，蒼蠅不入無縫的蛋，若是任知縣不肯聽分上，下官怎的敢去講分上？譬如老大人素嚴關防，誰敢以私書干謁？即天子有詔，亦當封還，何況監司乎！這屈死事情，知縣之罪，非下官之過也。再容下官訴來。」

訴為惹禍嫁禍事：縣官最難做，宰治亦有法。賄絕苞苴，則門如市面心如冰。政行蒲葦，始裡有吟而巷有謠。

今任知縣為政多訛，枉死者何止一巫梅？調情太甚，聽信者豈獨一齊泰！說不說由泰，聽不聽由任。你若不開門路，誰敢私通關節？直待有人告發，方出牽連嫁害。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不得移甲就乙。生受私，死受罪，難甘扳東扯西。上訴。

包公聽了道：「齊泰，據你說來甚是有理。你說，知縣不肯聽分上你就不肯講分上了，這叫責人則明，恕己則昏了。你若不肯講分上，怎麼有人尋你說分上？」任知縣連叩頭道：「大人所言極是。」包公道：「聽分上的不是，講分上的也不是。聽分上的耳朵忒軟，罰你做個聾子。講分上的口齒忒會說，罰你做個啞子。」即判道：「審得任事做官未嘗不明，只為要聽分上便不公；齊泰當道未嘗不能，只為要說分上便不廉。今說分上者罰為啞子，使之要說說不出。聽分上的罰為聾子，使之要聽聽不得。所以處二人之既死者可也。如現在未死之官，不以口說分上而用書啟，不以耳聽分上而看書啟，又將如何？我自有的處。說分上者罰之以中風之痼疾，兩手俱癱而寫不動，必忿忿與人寫，而口啞如故，卻又念不出矣；聽分上者罰之以頭風之重症，兩眼俱瞎而看不見，必欲使人代誦，而耳聾如故，卻又聽不著矣。如此加譴，似無剩法。庶幾天理昭彰，可使人心痛快。」

揪完道：「巫梅，你今生為上官聽了分上枉死了你，來生也賞你一官半職。」俱各去訖。